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 第三十八回 雲文懷金逃走 文正袖簡傳情

詩曰： 移舟泊煙渚，日暮客愁新。
野曠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。
錄唐詩一首。

話言雁老夫人雙手背綁，跪在雲陽市口，和家人僕婦老少之人共是二□七口，並鍾府家之人等三□餘口，共有六□多人，跪在那裡，只等開刀。可憐雁老夫人，只有流淚而已。兩家哭哭啼啼，一片哀聲震地。那在京的軍民人等無不歎息，個個傷情。這信傳到文翰林府中，那文翠瓊小姐聽知此信，可憐哭得死去活來，哀聲不已，只有暗暗叫聲：「婆婆，教奴怎生救你？雁郎若知此信，豈不要哭壞身子，怎麼處？」只見文翰林唬得慌慌張張，南書房回來，將此事告知夫人、小姐道：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道：「父親救他才好！」

文正道：「他兩家都成反叛，外邊的人馬現在交兵，教我如何救他？倘若皇上疑我是反叛之黨，豈不也送性命？」小姐道：「既不能相救，還該買幾口棺木，前去收殮，也是朋友之意。」文翰林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命家人拿了銀子去買棺木，到法場伺候。一面自己換了素服，帶了些紙錢祭禮之物，打轎到法場而來。正是：不敢生前將友救，且將死後盡朋情。

話言文翰林苦苦淒淒，自了紙裸、棺木，來到法場。一看，只見男左女右，跪在那裡，只等開刀。文正見了這般光景，不由得腮邊流淚，慌忙下轎，轎在人叢中，到了監斬官面前，向張賓打了一躬道：「卑職參見。」張賓道：「文先生來此何干？」文正道：「卑職與鍾、雁二家相好，不意他今犯法遭刑，乃理所當然，但卑職於舊交之情，備了祭孔、棺木，來此收屍。求大人方便。」張賓道：「掩埋倒是要緊。」

文正道：「卑職知道。」又打了一躬退下來，正要和雁夫人說話，猛聽得過場中一聲炮響，兩邊一齊嘈號。劊子手手執皂旗上來，一聲報導：「午時三刻！」那些執刑的兩個服事一個，都來動手開刀。

說時遲，來時快，忽見東南角上一聲吆喝，有三□多匹馬，擺了令鉞，一雙雙闖將進來，那些兵丁劊子手也不敢阻攔。張賓抬頭一看，只見執事已過，馬上坐著一位官兒，紫袍金帶，白鬚烏紗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雲太師奉旨封王，卻好這日回京，從法場而過。見是殺人，忙把犯人牌一看，方知殺的他兩家家眷，吃了一驚。慌忙縱馬向前，望張賓拱拱手道：「張先生，你刀下留人，待我面聖。」說畢而去。正是：一盞孤燈著看滅，幸虧添油送火人。

張賓見雲太師去了，道：「要殺就殺了罷，偏生又遇見這個老頭兒來打岔，想必是他們命不該死。」只得在此間伺候。

不言張賓自己言語。且言雲太師一馬到了午門，下了烏，向皇門官轉奏。少停一刻，只見兩個內監引太師入了午門，到文德殿見了天啟皇爺，山呼萬歲，拜了二□四拜。皇上慌忙離座，御手相扶，賜座坐下。內侍捧茶過來，太師謝恩。吃茶已畢，天子道：「勞卿南嶺封王，一去三年有餘，沿途風霜，使朕時時掛念。」太師道：「萬歲洪福，來去平安無事。」天子道：「如今封贈如常？」太師道：「聖天子的威儀，四海賓服，遠近安寧。臣奉旨到南嶺，那三□六國番王，人人進貢，個個投降。現有各路使臣同臣進京，貢表朝賀，瞻仰天光。臣未敢自便，求萬歲降旨定奪。」天子聞奏，大悅道：「此皆卿家之功。候朕明日早朝，齊集兩班文武，召來使朝賀便了。」遂下旨一道，命各國來使且到禮部安歇，明日早朝見駕。內監領旨出朝，當有禮部接旨辦理，不表。

且言天子向太師道：「老卿一路辛苦，且隨朕到內宮偏殿安歇一夜，明日朝賀已畢，加封之後，再送卿回莊便了。」太師聞言，慌忙離座，伏在塵埃，除去頭上烏紗，流淚奏道：「臣有國家大家，上來冒奏天庭，怎敢當主公厚賜？」天啟皇爺見雲太師這般光景，大驚道：「卿有何事，只管奏來。」正是：只因君臣問答，救出負屈含冤。

雲太師跪在塵埃奏道：「臣從雲陽市口經過，見綁著雁翎、鍾佩兩家家眷，在那裡處斬。不知有甚罪，遭聖上如此慘刑？乞聖旨明示。」天子道：「原來如今你久在外邊，不知朝中事故。」將雁翎、鍾佩如何反國，如何勾引西北二處人馬來入寇，「現在攻打邊城，傷朕多少兵將，現有太平侯奏章為憑。朕所以痛恨在心，先將二賊家眷斬首示眾以為戒，將來再點將拿住二賊入京治罪，方泄朕恨！」正是：只為奸賊誑奏，遂令天子動刑。

雲太師聽完，奏道：「反叛之臣，理該斬首。但事有可疑，還求聖恩寬刑詳察。」天子道：「內有奏章可據，外有邊報為憑，有甚可疑？」太師道：「不然。自古道：眼見猶恐是假，耳聞豈可為真？臣昔日在朝，深知二人忠義，古人之風，多與朝臣不合。以理言之，豈有不作中國大臣，反戀小邦爵位？以情言之，亦不肯拋妻丟子，受朝廷的國法而自顧一身之理。凡事中間，必有委曲。求聖恩暫免刑法，命一大將傳旨軍前，赦二人前罪，命他來降。他若不遵旨意，再治罪不遲。倘目下將他家眷斬了，他二人聞知，必然懷恨，那時死心塌地，保番邦興兵入寇，以公報私。雁翎武藝高強，鍾佩文才滿腹、足智多謀，倘若他二人首尾相連，反為大患！求聖上速赦二人家小，臣願保人前去招降。倘有疏忽，臣甘滿門斬首，以謝聖上。」正是：老臣謀國多才略，又救朋友又安邦。

那天子聽了太師一片言語，如夢方醒：「若不是老卿所奏，幾誤大事！」即降旨，命四個太監前往法場赦了兩家家眷。這才是：一言匡救無多話，救出含冤六□人。

太師謝恩，天子回宮不提。且言那四個太監領旨出朝，來到雲陽市口，四匹馬直入法場，大叫道：「呔！斬官聽旨：聖上有旨，著將這兩起人犯放綁免刑，仍收監禁。候旨。」說罷，回馬去了。這一聲旨下，張賓怎敢怠慢？隨即吩咐將兩家人犯一個個放了綁入監，入朝回旨。正是：枯魚得水，老樹逢春。

不言兩家人口赦回，再言那些看的百姓和那文翰林，見放了兩家人口，人人歡喜，個個歡悅，都道：「太師忠義，天子英明，赦了忠臣家小，這才是正理。」這文翰林歡悅不已，將這些棺木等件舍與養老院，歡悅回家去了。

且言雲太師的家人、衙役，見太師爺在宮中，都在外邊伺候，有兩個老人家回莊報信與夫人去了。話言雲老夫人自從小姐去了，一個人冷冷淒淒，每日憂愁。那日見老人家報信，心中大悅，問問上下事情。正在談心，忽見雲文從外邊進來，吃了個大醉。那老人家見了，道：「小的叩頭。」雲文道：「罷了。罷了。」老人家道：「太師爺回來了，公子還該去接接才是。」雲文道：「太師爺現在那裡？」家人道：「見萬歲去了。」雲文忙到書房，一思想道：「倘若問起妹子，不獨自己送了性命，還要帶累刁家；倘若上一本，刁虎有人護庇，豈不弄在我身上了？也罷，不如到太平莊再作道理。」忙忙收拾了一大包金銀，到後堂向夫人道：「孩兒去接父親。」夫人道：「接你父親一同回家。」雲文大喜，叫人備了馬，不帶家人，一人上馬，出了莊門，往太平莊而來。

正往前行，忽見前邊兩個燈籠，上寫「翰林院文府」，後邊馬上正是文翰林。雲文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忙往樹林內閃。文正見前邊人影一閃，叫左右看是何人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